

##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译文对照

### 【哀四 1】

〔和合本〕「黄金何其失光！纯金何其变色！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怎么啦！金子竟然失光阿！黄金竟然变质阿！圣石头竟倒在各街头阿！」

〔新译本〕「黄金怎么竟然失去光泽，纯金怎么竟然变色？圣殿的石头都被抛弃在各街头上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我们闪烁的纯金黯然无光；圣殿的石头堆积在街道上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为甚么精纯的黄金竟然失去了光泽，圣所的石头都乱堆在街上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金奚晦闇、精金奚变色兮、圣所之石、倾于诸街隅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怎么！黄金竟暗淡无光，纯金竟变了色！圣所的石头都散乱在街头！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黄金已变得如此晦暗无光，纯金已失去了润泽，圣所的石头散落在街角。」

### 【哀四 2】

〔和合本〕「锡安宝贵的众子好比精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作的瓦瓶？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锡安的儿女很宝贵，可与炼净的金评价，怎么竟被算为瓦饼，窑匠之手所作的阿！」

〔新译本〕「锡安尊贵的众民，本来和精金一样贵重；现在怎么竟被看为瓦器，好像陶匠手中所作的呢？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锡安的青年在我们眼中等于纯金，现在却被当作平凡的瓦器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本是珍如纯金的锡安人民，现在竟沦为粗糙的瓦器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郇之子民、宝若精金兮、奚视如陶人所制之瓦缶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熙雍的子女，原比纯金尊贵，怎么现在竟被看作瓦器，被看作陶人的出品！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熙雍可爱的众子，原好比纯金—如今却还不如陶匠塑成的瓦罐。」

### 【哀四 3】

〔和合本〕「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野狗尚且把奶头给崽子吃奶，我的众民（原文：我人民的女子）倒残忍，像旷野的鸵鸟一样阿！」

〔新译本〕「野狗尚且用乳房哺养牠们的幼儿；但我的众民变得多么残忍，像旷野的鸵鸟一样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野狗尚且知道乳养幼儿，我的子民竟像旷野中的鸵鸟残暴不仁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野狗尚且哺育自己的幼儿，但我子民的妇人竟像荒野的鸵鸟一样，残忍无情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野犬犹出其乳、以哺厥子兮、惟我民女残忍、若野间之鸵鸟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豺狼尚且露出乳房，哺养自己的幼儿；我的女儿——人民，竟然残暴不仁，好似旷野

中的鸵鸟!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豺狗尚且用乳汁哺育幼兽，而我的众民却变得残酷无情，如同荒漠中的鸵鸟。」

#### 【哀四 4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；孩童求饼，无人擘给他们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而贴住上膛；孩童求饼，无人擘给他们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婴儿的舌头因干渴而紧贴于上膛；孩童求饼，却没有人分给他们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他们让婴儿饥渴而死；儿童求食物，没有人给他们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婴儿唇焦舌燥，干渴难当；孩童饥饿，哀声求食，竟无人施舍！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哺乳之婴、厥舌燥渴而黏腭兮、稚子求饼、无人擘而予之兮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婴儿的舌头，干渴得紧贴于上颚；幼童饥饿求食，却无人分给他们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婴儿的舌头因干渴紧黏着上颚，孩童乞讨求食，却无人给予施舍。」

#### 【哀四 5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素来吃美好食物的，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；素来卧朱红褥子的，现今躺卧粪堆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那素来吃爽口物的、如今在街上凄凉凉；那素来在朱红褥子养大的、如今抱着灰堆睡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那些从前吃美食的，现今都在街上孤单凄凉；那些从前在豪奢生活中长大的，现今却在垃圾堆中打滚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一向吃山珍海味的人现在饿死在街头巷尾；一向过奢侈生活的人现在到垃圾堆里找食物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昔日饱尝山珍海错的，如今流落街头。一向躺卧高床软枕，如今躺卧在粪堆之上。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素食珍馐者、今伶仃于街衢兮、素寝朱褥者、今偃卧于粪壤兮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昔日饱享山珍海味，今日竟饿死街头；一向衣饰华丽，而今却满身粪土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曾经惯享美食的，如今却躺卧街头，曾经穿罗着缎的，如今却满身粪土。」

#### 【哀四 6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，所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它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都因我众民（**原文：我人民的女子**）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；虽无惩罚的手旋转于所多玛之上（**意难确定**），它还在一眨眼间就被倾覆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我众民（**“我众民”原文作“我子民的女子”**）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恶更大；所多玛在转眼之间倾覆了，尽管无人攻击它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我的人民所受的惩罚，比所多玛居民所受的还要严厉（或译：……的罪恶，比……所犯的还要厉害）。神使所多玛覆灭，只是转瞬间的事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所多玛恶贯满盈，虽然无人加害，却在顷刻之间倾覆了。犹大的罪孽却比她还深重，因此，必要受到更大的惩罚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我民女之愆尤、重于所多玛之罪恶兮、彼倾覆于俄顷、非人手加之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我的女儿——人民的罪罚，比绍多玛的还重，索多玛顷刻间倾覆了，并非假手于人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我众民所受的惩罚，远超过索多玛所受的。索多玛无人假手，却在顷刻间颠覆。」

#### 【哀四 7】

〔和合本〕「锡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（或作“珊瑚”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锡安贵族素来比雪还纯净，比奶子还皎洁；他们躯体上比红宝石还红；其体格（意难确定）像蓝宝石一样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锡安的贵族素来比雪更明亮，比奶更洁白；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石更红润，他们的样貌像蓝宝石一样美丽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我们的望族向来比雪比奶都洁白；他们的精力充沛，体格强壮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她的王室昔日都是健康俊美、养尊处优的，他们比雪纯净、比奶更白。他们的肤色比珊瑚红润，就像蓝宝石一样光润；」

〔文理本〕「昔彼之那细珥人、洁于雪、白于乳兮、其体红于珊瑚、形若光泽之碧玉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昔日，她的少年，比雪还洁白，比乳还皎洁；他们的皮肤，比珊瑚还红润，他们的身体好似一片青玉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昔日她的贵胄比雪纯净，比奶洁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珊瑚红润，他们美丽光洁如同蓝宝石。」

#### 【哀四 8】

〔和合本〕「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；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还黑，以致在街上人都不认识；他们的皮缩拢到骨头上，枯干像木头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还黑，在街上再没有人认得他们；他们皮包骨头，枯瘦如柴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现在他们躺卧街头，没有人认识；他们的面孔比煤炭还黑，皮包骨头，枯瘦如柴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现在，他们黑如煤炭，路人都认不出他们来；他们皮包骨头，枯瘦如柴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今其容黑于炭、街市无人识之兮、其肤贴骨、枯槁如柴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而今，他们的容貌，比炭还黑，在街上已辨认不出，皮包骨头，枯瘦如柴；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如今他们比煤炭更黑，在街上无人能识。他们憔悴枯瘦，皮肤干缩如同槁木。」

#### 【哀四 9】

〔和合本〕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被刀刺死的比被饥荒害死的好，因为前者虽被刺伤，还可以吃（传统：流去）田间的

出产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那些死于刀下的比饿死的还好；饿死的因缺乏田间的出产，就日渐消瘦而死亡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战死沙场的，比饿死的人幸福；因为后者被饥饿折磨而死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与其死于饥饿，倒不如死于刀下；因为农作失收，人人都活活饿死。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戮于刃者、较死于饥者犹幸兮、因乏田间之产、日渐衰弱、如被刺兮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死于刀下的，比死于饥饿的，即因缺乏田产，日渐衰弱而死的，更为幸运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丧身剑下比饿死幸运，为饥荒所扰的，将日渐衰弱而死。」

#### 【哀四 10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慈心的妇人，亲手煮自己生的孩子；当我众民（**原文：我人民的女子**）遭破毁时，亲生孩子做了自己的食品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慈心的妇人亲手烹煮自己所生的孩子；在我众民（**“我众民”原文作“我子民的女子”**）遭毁灭的时候，孩子竟成了母亲的食物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我的人民所遭遇的灾难极其恐怖，慈母亲手烹自己的孩子吃！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在我的子民面临浩劫的时候，甚至慈母也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煮了充饥！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慈妇手烹其子女兮、我民女遭灭时、以此为粮兮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柔情的妇女竟要亲手烹食自己的子女；在我的女儿——人民遭受浩劫时，子女竟成了母亲的食物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曾为仁慈可爱的母亲，在我众民毁灭之时，亲手烹食了自己的儿女。」

#### 【哀四 11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耶和華發怒成就祂所定的，倒出祂的烈怒，在錫安使火着起，燒毀錫安的根基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永恒主发尽了他的怒火，倒出了他的烈怒；他使火着起于锡安，烧毁了锡安的根基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耶和華大发震怒，傾倒他的烈怒；他在錫安放火，吞灭了錫安的根基。」

〔**现代译本**〕「上主傾出他的烈怒，燃燒怒火，把錫安燒成平地。」

〔**当代译本**〕「主尽情发怒，傾泄祂的震怒；祂在錫安燃起烈火，焚毀城的根基。」

〔**文理本**〕「耶和華盡泄其忿、傾其烈怒兮、燃火于郇、毀厥基址兮、」

〔**思高译本**〕「上主大发震怒，傾泄了他的怒火，火烧熙雍，焚毀了他的基础。」

〔**牧灵译本**〕「雅威大为震怒，傾泄他的怒火。他在熙雍燃点大火，焚毀了她的根基。」

#### 【哀四 12】

〔**和合本**〕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，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」

〔**吕振中译**〕「地上的王和世界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」

〔**新译本**〕「地上的君王，以及世上所有的居民都不相信，会有任何敌人和仇敌攻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世上没有人相信，连列国的君王也不相信：有任何侵略者能侵入耶路撒冷的城门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相信敌人竟能闯进耶路撒冷的城门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维仇与敌、入耶路撒冷邑门兮、天下君王、地上居民、莫之信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，谁也不相信：仇敌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城门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世上的君王和百姓，谁也不相信，敌人竟能闯进耶路撒冷的城门。」

#### 【哀四 13】

〔和合本〕「这都因她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是因为她的神言人的罪，她的祭司的罪孽，就是那些在城中流了义人之血的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因为锡安先知的罪恶，和祭司的罪孽，就是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，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然而这样的事竟然发生；因为她的先知犯罪，她的祭司置无辜的人于死地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这都是由于先知和祭司的罪行，他们在城中杀害义人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缘其先知干罪、祭司蹈愆兮、乃流义人之血于其中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这是由于她先知们的罪恶，和她司祭们的过犯：他们在城中心，倾流了义人的血；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由于祭司，和先知们的罪孽，他们曾在城中心倾流了义人的血。」

#### 【哀四 14】

〔和合本〕「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，又被血玷污，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他们眼瞎盲盲、在街上乱走，污染着血；以致素常不当触着的，如今竟用服装去触着了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所以，他们像瞎子在街上流荡，他们被血玷污，没有人可以触摸他们的衣服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她的领袖们像盲人在街上徘徊；他们满身血污，没有人敢接触他们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他们在街上瞎冲乱撞，他们身上满是血污；他们的血袍，叫人不敢触及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彼于街市、游行若瞽兮、为血所污、其衣人不能扞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他们身染血污，像瞎子一样，徘徊街头，叫人不能触摸他们的衣服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他们在街上徘徊，如同瞎子摸索；他们满身血污，以致没人能触摸他们的衣服。」

#### 【哀四 15】

〔和合本〕「人向他们喊着说：“不洁净的，躲开，躲开！不要挨近我！”他们逃走飘流的时候，列国中有人说：“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。”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他们自己喊着说：『躲开！不洁净，躲开！躲开！不要触着！』他们既飘荡（意难确定）又流离，人在列国中就说：『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居住哦！』」

〔新译本〕「有人向他们喊叫：“走开！你们不洁的人；走开！走开！不要触摸我。”他们到处逃亡飘流的时候，列国的人就说：“他们再不能在这里寄居。”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人民向他们喊叫：走开，你这污秽的东西！别挨近我！因此他们到处流浪，没有一个

国家肯收容他们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路人都争相走避，并且叱喝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满身血腥的人滚开！滚开吧！”于是，他们只好狼狈逃跑，飘泊流浪，没有人肯收留他们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谓之曰污、去之去之、勿扞我兮、彼既遁逃而流离、异邦人曰、勿复旅此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不洁！退避！」人们喊说：「退避！不可接近！」如果他们逃亡，漂流异邦，异邦人又说：「不要让他们留居此地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人们向他们叫喊：“滚开！你这不洁的！不要碰触我们！”他们逃亡流浪，而异邦人也将他们驱逐。」

### 【哀四 16】

〔和合本〕「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人不重看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永恒主做他们之业分的、主不看他们的面；祭司的脸面、人看不起；也不厚待长老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耶和华亲临分散他们，不再看顾他们；人不再尊重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上主不再关怀他们；他亲自赶散他们。他不再看重我们的祭司；他不再恩待我们的领袖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主的怒气把他们驱散，不再眷顾他们；人不再尊重祭司，也不再敬重长老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耶和华怒而散之、不复眷顾兮、彼众不尊祭司、不敬长老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上主的怒容驱散他们，不再垂顾他们；人也不再尊敬司祭，不再敬重长老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雅威亲自驱散他们，不再看顾他们。人们不再尊重祭司，也不再厚待长老。」

### 【哀四 17】

〔和合本〕「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！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我们的眼还直昏花迷糊，盼着帮助我们的，而盼个空；我们在瞭望台上直瞭望着不能拯救我们、的国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我们徒然等待帮助，等到双目失去视力；我们在瞭望台上期望一个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来临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我们盼望救援，救援始终不来。我们竟一直盼望着那无力援助我们的国家！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我们还在引颈切望，等待人的救援；但我们所盼望的，却是一个不能施救的国度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我望救助、致目昏曠、乃徒劳兮、我所瞻望之国、不能施拯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我们还在望眼欲穿，幻想着我们的救援；我们仍在瞭望台上，期望着那不能施救的异邦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我们望眼欲穿，徒劳地期待着救助。我们焦急等待的，竟是无法搭救我们的外邦人。」

### 【哀四 18】

〔和合本〕「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临近，我们的日子满足，我们的结局来到了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仇敌像打猎的、追赶我们的脚步，以致我们不敢在我们的广场上行走；我们的结局临近了；我们的日子满了；我们的结局到了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敌人追踪我们，使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道上行走。我们的结局近了，我们的日子满了；我们的结局已经到了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仇敌四面追踪我们，以致我们不敢在街道上行走。我们的日子完了！我们的终局到了！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敌人正在追寻我们的纵迹，使我们不敢涉足街头。我们的结局近了，我们的年日告終了，我们的末日到了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敌迹我步履、我不得行于衢兮、我之终局伊迹、存日既盈、尽期已届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敌人正在追踪我们的足迹，阻止我们在街上行走；我们的结局已近，我们的日子已满；的确，我们的终期已到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敌人像猎犬一样捕食我们，使得我们不敢在街上行走。我们的终结临近了，我们的时日屈指可数。」

#### 【哀四 19】

〔和合本〕「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，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埋伏，等候我们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还快；他们在山上把我们追得火急，在旷野埋伏等着我们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还快；他们在山上追赶我们，在旷野埋伏攻击我们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追赶我们的人比空中飞鹰更快；他们在山上追捕我们，在旷野埋伏等着我们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追赶我们的敌人，比空中的飞鹰还要快疾；他们在山上追捕，又在荒野埋伏窥伺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追袭我者、疾于天鹰兮、逐我于山、伺我于野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追捕我们的人，比凌空的小鸟还要快速；他们在山上搜索我们，在旷野里窥伺我们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追赶我们的人，比空中的飞鹰还要快捷。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，在旷野中伏击我们。」

#### 【哀四 20】

〔和合本〕「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，我们曾论到他说：“我们必在他荫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”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永恒主所膏立的王、好比我们鼻孔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；论到他、我们曾经说过：『我们在列国中要在他荫底下活着』的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耶和華所膏立的，我们鼻孔的气息，在他们的陷坑中被捉住；我们论到他曾说：“我们要在他的荫庇之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”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他们捉到了上主选立的君王，无异抓走我们的命根儿，就是我们一向信赖要保护我们脱离强敌的君王。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主所膏立的王，是我们的气息命脉，可是他也落在敌人的陷阱中。我们原希望在他的

荫底下，得以在外族人中存活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我之鼻息、即耶和華之受膏者、陷于其阱兮、我嘗言之、我必在其蔭下、处于列邦之中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连我们的气息——上主的受傅者，也落在他们的陷阱中：我们原希望在他的福荫下，生活在异邦人中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我们生命的气息——雅威的受傅者，也落入他们的陷阱。我们曾认为：“在他的保护下，我们会在列邦中存活。”」

#### 【哀四 21】

〔和合本〕「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哪，只管欢喜快乐，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。你必喝醉，以致露体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在乌斯地的居民、以东小姐（指着人民而言）阿，只管欢喜快乐吧！苦杯也必传递给你的；你就必喝醉，以致露体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以东人哪，乌斯地的居民哪，欢喜快乐吧！这杯也要传到你那里，你必喝醉以致赤身露体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以东人哪，乌斯的居民哪，你们尽情欢笑享乐吧！你们的灾祸也快到了；你们也得赤裸蒙羞！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乌斯地的以东人啊，只管狂欢作乐吧！因为犹大所遗留的苦杯，快要传过来给你们了。」

〔文理本〕「居乌斯地之以东女坎、尔其欢欣喜乐兮、惟厥苦杯、必递至尔、尔将醉而裸体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住在胡兹地的厄东女郎！你欢欣喜乐罢！苦爵也要轮到你喝，你将要醉倒，而赤身裸体。」

〔牧灵译本〕「住在胡兹地的厄东的女子啊！欢欣喜悦吧！苦爵将要传到你手，你也将会喝醉而赤身裸体。」

#### 【哀四 22】

〔和合本〕「锡安的民哪，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華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哪，祂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」

〔吕振中译〕「锡安小姐（指着人民而言）阿，你的罪罚受足了；永恒主必不使你继续（或译：再度）流亡。以东小姐（指着人民而言）阿，永恒主必察罚你的罪孽，把你的罪显露出来。」

〔新译本〕「锡安的居民（“居民”原文作“女子”）哪！你的刑罚已经受够了，耶和華必不再使你流亡；以东的居民哪！他必惩罚你的罪孽，揭露你的罪恶。」

〔现代译本〕「锡安已经偿还了罪债；上主不会使我们长久流亡（或译：上主不会使我们再度流亡）。但是以东啊，上主要惩罚你；他要暴露你的罪行！」

〔当代译本〕「犹大啊！你已尝尽了该受的刑罚，主不会再把你放逐了。可是，以东啊，主却要惩治你的恶行，揭露你的罪孽！」

〔文理本〕「郇女坎、尔罪之罚已满、主不复使尔被虏兮、以东女坎、彼必罚尔愆尤、彰尔罪戾兮、」

〔思高译本〕「熙雍女郎！你的罪债已经偿还，上主不再使你流徙；厄东女郎！他必要惩罚你的过犯，揭



露你的罪恶。」

*(牧灵译本)*「熙雍的女子啊，对你的罪孽的惩罚，已经满了，你的流放也不会再延长了。但是厄东的女子，你必将受到严惩，你的邪恶将被揭露。」